

海魂記

上部

王者崛起

HAIHUNJI
WANGZHE JUEQI

洪永宏 著

郑芝龙，郑成功之父，17世纪中国的海战天才、海商巨子

当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大明帝国却在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郑芝龙横空出世，以卓绝的才华、惊人的胆略在东南海商集团中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周旋于东西洋之间，辗转于明清两代，扫平海盗，力挫荷兰远东舰队，完全垄断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诠释了中国古代海军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

海魂記

上部 王者崛起

HAIHUNJI
WANGZHE JUEQI

洪永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魂记 / 洪永宏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034-9272-3

I. ①海… II. ①洪… III. ①郑芝龙 (1604-1661) — 传记 IV. ①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562 号

责任编辑: 梁玉梅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37.25 字数: 5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6.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收复祖国领土台湾时，挥笔赋《复台》一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他接着在诗中加注称：“太师（郑芝龙封号）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荷兰夷酋揆一王窃据。”向世人宣告台湾乃其父亲郑芝龙创立的“基业”。

但是，这位台湾基业的开创者、八闽长城的大英豪，却长期被认为原是个“大海盗”；或“亦盗亦商”，即“兼营商业的海盗”。

海盗者，古称“海贼”，乃一群在海上和滨海地带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匪徒。而“贼首”则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魔。

那么，郑芝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海盗？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贼首”？请看以下三份奏折：

1. 明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三日，兵部尚书王之丞在奏折上对郑芝龙之攻袭厦门称：“唯是贼之来也，以索前所招抚杨六、杨七为名，遍张伪示，声言报仇……”（载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三册》）

2. 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书阎鸣泰的奏折上称：“贼首郑芝龙生长于泉，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所招徕，金钱所

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城社之鼠狐，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腹心。乡绅偶有条陈，事未行而机先泄；官府才一告示，甲造谤而乙讹言。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济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以故官不忧盗而忧民，民不畏官而畏贼，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忧，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载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四册》）

3. 紧接着，吏部监察御史苏琰在奏折上称：“郑芝龙……自旧镇进至中左所（厦门旧称）……中左之人开城门，哀求不杀，芝龙又约众不入……”（载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五册》）

兵部尚书和御史在给皇帝的奏折上绝不可能为“贼首”说好话，这三份奏折当属可信可靠。

翻遍古今中外海盗史，哪有“礼贤下士，劫富济贫，任德不任怨，来不拒而去不追”并受到广大民众和郡县小吏拥戴的“大海贼”？

而且，这三份奏折提到的郑芝龙率部攻袭厦门，虽实有其事；但据奏折所描述的，他之所以率部攻袭厦门只是为了索取仇人杨六、杨七，以报血海深仇；因此“遍张伪示（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言报仇”。而当厦门百姓“开城门，哀求不杀”时，郑芝龙又约束部众不许进城扰民、伤民……这真可谓是一支“仁义之师”啊！

再说古今中外大海盗的相貌，几乎全都是“竖眉怒目、满脸横肉……”

这个“贼首”郑芝龙的长相又是什么样子呢？

请看明、清一些史料所描绘的郑芝龙的长相：

1. 《明季北略》载：郑芝龙“姣好色媚”。
2. 《梦游录》载：“芝龙少年姣好。”
3. 《纤言》载：“公见其姿容秀丽，曰：汝当贵而封王。”

当年的史书也好，传说也好，凡提到郑芝龙的相貌，全都说他是个美男子。

这位美男子郑芝龙是什么地方人？他读过书练过武吗？……他在海外闯过哪些地方？学到哪些本领？有过哪些风流韵事？经历过哪些危危险情？……他为何起先被认定为“小龙飞天”，后来则被赞誉为“飞天蛟

龙”？……他是因何接受朝廷招抚当上海防游击将军的？是因何被擢升为统领全省海陆军的福建总兵的？……他如何迁徙数万闽省饥民、数百各类工匠到台湾垦殖，使台湾变成良田万顷、百业俱兴的中华宝岛的？……他如何大败世界海上强国荷兰的舰队、成为明朝末年我国最杰出的海军将领并重启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沿海地区空前繁荣的？……他又是如何在崇祯皇帝逝世后于福建拥立隆武帝，被晋封为太师、平国公，登上人生顶峰的？……

长篇小说《海魂记》将摒弃以往讹传的老套话；依据正史采纳传说，以“抗击外夷，巩固海防，弘扬爱国主义，宣扬中华的海洋文化”为主旨；并参照电视剧的创作手法，用规范汉语融入少许闽南语，讲述这位美男子的传奇故事。

目录

海魂记·上部

- | | |
|----------|------------|
| 1 / 前言 | |
| 1 / 第一章 | |
| 大顽童龙兄虎弟 | |
| 10 / 第二章 | |
| 美少年坠崖落海 | |
| 18 / 第三章 | |
| 大海商航经厦门 | |
| 27 / 第四章 | |
| 杨掌柜借花追魂 | |
| 34 / 第五章 | |
| 幸遇救初抵澳门 | |
| 41 / 第六章 | |
| 铸炮厂勤练本领 | |
| 48 / 第七章 | |
| 姐弟恋甘甜如蜜 | |
| 57 / 第八章 | |
| 靶场上大显身手 | |
| 63 / 第九章 | |
| 教堂里举办婚礼 | |
| 69 / 第十章 | |
| 杨秋花跟定李旦 | |
| | 74 / 第十一章 |
| | 颜思齐转赴台湾 |
| | 83 / 第十二章 |
| | 为圆梦李旦远航 |
| | 93 / 第十三章 |
| | 荷兰人澳门招工 |
| | 104 / 第十四章 |
| | 郑芝龙再闯爪哇 |
| | 119 / 第十五章 |
| | 猎男荷兰酋出手 |
| | 126 / 第十六章 |
| | 绞架前坚不屈从 |
| | 135 / 第十七章 |
| | 设巧计何斌相助 |
| | 144 / 第十八章 |
| | 小飞龙再拜恩公 |

154 / 第十九章
荷兰人占据澎湖

162 / 第二十章
狡雷克初探北港

176 / 第二十一章
借风暴刘奔下手

183 / 第二十二章
遭暗算李旦落海

191 / 第二十三章
师兄弟再施毒计

201 / 第二十四章
救李旦绝处逢生

208 / 第二十五章
石井村亲人重聚

220 / 第二十六章
厦门商馆喜气洋溢

232 / 第二十七章
李旦勉励芝龙兄弟

239 / 第二十八章
雷克再探台海两岸

250 / 第二十九章
福建总兵移驻厦门

256 / 第三十章
义父子谈海论兵

264 / 第三十一章
颜紫霜初识芝龙

271 / 第三十二章
武德行隐藏杀机

277 / 第三十三章
烧杀抢荷贼逞凶

287 / 第三十四章
借剿夷一箭双雕

目录

海魂记·下部

299 / 第三十五章
樱花林中巧遇佳人

308 / 第三十六章
中元戏水中秋完婚

317 / 第三十七章
嫡长子郑森诞生

327 / 第三十八章
十全补酒醇又香

336 / 第三十九章
李大人溘然归天

344 / 第四十章
惨经血战撤往台湾

352 / 第四十一章
得手后分道扬镳

358 / 第四十二章
贼刘奔另立山头

363 / 第四十三章
郑芝龙誓报血仇

372 / 第四十四章
颜思齐寻宝中毒

378 / 第四十五章
义兄妹结为连理

385 / 第四十六章
杨陆借官军“剿贼”

393 / 第四十七章
芝龙率义师出征

400 / 第四十八章
杀恶贼秋花狂笑

407 / 第四十九章
施营官加入义师

413 / 第五十章
老百姓夸赞飞龙

419 / 第五十一章
送一雄再拜蔡师

424 / 第五十二章
江阿翠寻得芝龙

430 / 第五十三章
声威震撼台海两岸

438 / 第五十四章
闽省高官剿抚相争

443 / 第五十五章
郑芝龙招兵置船

448 / 第五十六章
崇祯帝派员赴闽

457 / 第五十七章
调查组探得实情

464 / 第五十八章
郑芝龙接受招抚

470 / 第五十九章
大练兵开府安平

478 / 第六十章
贼刘奔改名刘香

483 / 第六十一章
迁饥民赴台垦殖

490 / 第六十二章
李魁奇叛变入海

501 / 第六十三章
寻贼踪兄弟立功

509 / 第六十四章
郑芝龙布阵擒贼

517 / 第六十五章
庆班师移驻安平

527 / 第六十六章
嫡长子郑森回国

537 / 第六十七章
被收买钟斌再叛

545 / 第六十八章
率水师追剿叛贼

551 / 第六十九章
投靠荷军刘香凶狂

559 / 第七十章
大败荷军芝龙称雄

568 / 第七十一章
歼灭刘香芝虎牺牲

574 / 第七十二章
丝路畅通父子俱荣

581 / 后记

第一章 大顽童龙兄虎弟

台湾海峡，简称台海，东岸北自台湾岛北端的富贵角起，经鸡笼（今基隆）、台北、台中、台南、打狗（今高雄）等沿海地区，南至岛南端的鹅銮鼻。西岸北自闽江口外的海坛岛（今平潭）起，经兴化、泉州、漳州三府沿海各县，南至福建省南端与广东交界的铜山岛（今东山）；现台海西岸已泛指福建、浙南和粤东的沿海地区。该海峡因位于中国南海与东海的交汇处，扼通往南洋、西洋和东洋的咽喉，握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因之成为神州东南最重要的海疆。

明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时届深秋，这一天早晨，从东北方向刮来的“九降风”呼啦呼啦地叫着，台海西岸满天乌灰乌灰的云朵把爽朗的秋阳挡在天外，往日湛蓝清澈的海面鼓起一堆堆浑浊的浪头，地处台海西岸中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的上空布满萧瑟之气。

这时，村东头鳌峰山麓郑氏宗祠里，却传出阵阵如歌似吟的读书声：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

那是学塾设在宗祠东厢的初等班孩童们在吟唱《神童诗》，脆亮悦耳的“书歌”声给村子送来几分暖意。

学塾设在宗祠西厢的高等班，已经不再念书歌了，塾师蔡继明正在讲授儒家经典《礼记》，这位蔡继明是从泉州府城聘来的穷秀才，现年二十八岁。他身架结实，双目炯炯，虽出身贫寒，却自负甚高，认为自己不但能文善书，而且习练过武艺，探研过医术，有朝一日机缘一到，定会大有作为；如今因迫于生计，不得不受聘到石井执教。

学塾的高等班有生员二十余名，都是十四五岁到十六七岁的大学童，正处在野性勃发之龄，其中以坐在后排右侧的郑芝龙、郑芝虎兄弟最为顽皮……

讲台上，蔡继明正拔高声调朗读《礼记·大同篇》，并详加讲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塾师摇头晃脑认真讲解之时，芝虎用手指戳了戳芝龙的腰，细声恳求道：“阿兄，拿出来给我看看嘛！”

“在家里已经说好了，放了学才给你。”芝龙拨开芝虎的手，轻声应说。

“不啦，不啦，我现在就要。”芝虎扯着芝龙的衣襟。

“现在正在上课。”芝龙皱起眉头。

“我看一眼就行，老师不会发现的。”芝虎依然缠住不放。

“好啦，好啦，只准看一眼。”芝龙经不住蛮缠，悄悄从书包里将那物件掏出来。

原来是一把制作精致的小弓箭，芝虎接过手，放到怀里，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真是爱不释手……

忽听到蔡继明一声猛喝：“你们在做什么？”

“没，没做什么……”芝龙、芝虎吃了一惊，连忙将小弓箭塞进书包里。

同班其他大学童纷纷转过头，盯着他们。

蔡继明手拿戒尺走了过来，站到他们面前：“我刚才所讲的，你们都听进

去了吗？”

“都听进去了。”两兄弟嗫嚅地应道。

蔡继明瞥了他们一眼，开声叫道：“芝虎。”

芝虎应声站起身。

蔡继明问道：“我刚才讲的是什么？你说。”

“蔡师刚才讲的是……”芝虎一时答不上来。

蔡继明不悦：“说呀，我刚才讲的是什么？”

芝虎摸了摸自己的头壳：“蔡师刚才讲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蔡继明反问。

“蔡师刚才讲的是，”芝龙赶紧替二弟回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我不是在问你，芝龙，”蔡继明说着，随即举起手中的戒尺，“你们以为在下面捣鬼我全然不知，是不是？”

“不敢，不敢，我们不敢……”这两个被村民戏称为“龙兄虎弟”的大顽童预感事情不妙，低着头应说。

同班那些大学童知道有好戏看，或站起身，或装鬼脸，对他们指指戳戳……

突然，蔡继明将戒尺朝他们桌面上猛地一拍，厉声喝道：“给我交出来！”

“不，不。”两人吃了一惊，芝虎连忙护着那只书包。

“给我交出来！”蔡继明再次厉声喝道。

“不交，不交。”芝虎硬着头皮，双手紧紧将书包抱住。

芝龙看芝虎那股愣劲，心中焦急：“坏了，坏了。”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蔡继明怒气冲冲，举起戒尺：“交不交？”

芝虎咬着牙：“不交。”

发怒的蔡继明用戒尺敲打芝虎的手，待他手指一松，就硬把那书包扯到自己手中。

芝虎正要出手去抢，却被芝龙拉住。

蔡继明从书包里取出小弓弩，仔细一看，那弓弩只有一尺多长，弓板用

的是竹片，弓弦用的是牛筋；弩身则用硬木削成；前有“望山”以瞄准目标，中有“弩郭”以放置箭杆，后有“板牙”以勾住弦筋，下有“扳机”以扣发箭矢。整件弓弩结构紧密，制作极为精良，蔡继明不禁起了疑心，便开口问道：“这弓弩从哪里偷来的？”

芝虎噘起嘴：“不是偷的，是阿兄做的。”

蔡继明到石井学塾执教一年多了，情况已经熟悉，这班上的大龄学童，最顽皮的就数郑芝龙，而最俊美、最聪颖的也正是这个芝龙。他听芝虎这么一说，不禁将那弓弩把玩起来，问道：“你阿兄能做出这样的弓弩？”

“就是他做的。”芝虎咬着牙答说。

“我看他未必有这本事。”蔡继明摇了摇头。

“你别小看人。”芝虎气嘟嘟地顶了过去。

蔡继明一边暗笑，一边板下脸：“先没收再说。”说着，手握弓弩转身走向讲台。

愣头愣脑的芝虎再也忍不住了，他冲了上去，出手欲夺回小弓弩。蔡继明只侧身一闪，回手就抓住芝虎的胳膊；想不到芝虎猛力甩了两甩使劲挣脱，继续扑向弓弩。

至此，蔡继明才意识到不能小看面前这个愣学童，他手持弓弩，摆开架势，开始认真与芝虎过招。

芝虎虽有一股虎劲，但毕竟才十四五岁，虽然从小习武，但怎能敌得过蔡继明，几个回合下来，就只能勉力招架了。

这时，站在课桌旁冷眼注视双方格斗的郑芝龙，突然一个箭步插到蔡继明身后。蔡继明立即感到背后有人，刚一转身，郑芝龙已经闪电般地从他手上夺过小弓弩，猫着身飞快逃出课室。

看到芝龙抢回弓弩，芝虎赶紧拎起哥哥和自己的书包，跟着也溜了出去。

蔡继明万想不到这两个小子手脚如此之快，待他回过神来，芝龙、芝虎已经不见踪影。他猛力跺着脚，嚷道：“反了，反了！……”

溜出课室，芝虎四下张望后，判定哥哥准是躲进树林里，就朝着山头的树林子快步走去，边走边四处搜寻……

忽然，“呜哇”一声吼叫在耳边震响，他扭过头，芝龙已经站在他身旁。

“阿兄!”芝虎高兴得跳了起来,“你躲到哪里去了,让我找得好苦。”

“我不就在这里吗?”芝龙说。

“那弓弩有没有给弄坏?”芝虎急巴巴地问。

芝龙把手中的弓弩递给他:“你自己看。”

芝虎接了过来,上上下下摸着看着:“好啊,一点都没扯坏。”

芝龙戳了一下他的鼻子:“今天都是你惹的祸。”

芝虎嘟囔着:“我惹什么祸?蔡师他自己就不对,他凭什么没收我们的弓弩。”

芝龙有些生气:“你不吵着要看,他能晓得我们有弓弩?”

“这……”芝虎挠了挠头壳,“阿兄,是我错了。”

“今天这事闹得太大了,”芝龙说,“蔡师对我们还是不错的,今天我们却如此无礼,看来得先到蔡师那里请罚。”

“怎么罚,无非再挨一顿责打。”芝虎应道。

“责打倒不怕,”芝龙说,“怕的是蔡师准定告到家里。我们如果先向他请罪,可以央求他别去告。”

“告到家里又怎么样,”芝虎说,“阿爹人在泉州府衙里做事,二妈又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

芝龙皱起眉头:“可是蔡师到家里一告,二妈不知又要唠叨几天……”

“哎,”芝虎忽然想起,“听说舅舅出洋到澳门才三四年就开了一间店铺,还赚了不少钱;我们是不是也到澳门闯一闯?”

“到澳门闯一闯,”芝龙应道,“我早就想去。可你去得了吗?阿爹会允许吗?二妈会让你走吗?”

“算了,算了,”芝虎挠了挠头皮,“别去想它了。”

芝龙挥了挥手:“对,别管它了,走吧,到树林里试试这小弓弩的威力。”

芝虎拍起手:“好,好!”

“九降风”翻山越海来到树林已经减弱,秋阳偶尔透过云层露出点笑脸,虽然已经到了深秋季节,毕竟是在中华大地的东南海边。看那树冠上的叶子依然青青绿绿,听那林子里的鸟雀依然叽叽啾啾,林间草地上不时蹿出一两只野兔,这叫芝龙、芝虎兄弟怎能不心摇手痒……

“把竹箭拿出来。”

芝龙一声令下，芝虎立即从自己的书包里取出一个小皮囊，里面装着十几支竹箭。芝龙从中抽出一支……

哇哈！你看那箭杆笔直光滑，箭头钳着犀利铁片，箭尾还插着三排羽毛。

“给我先试试好吗？阿兄！”芝虎求道。

“好。”芝龙把弓弩和竹箭一起给了他。

芝虎用力将弓弦朝后一拉，勾在“板牙”上，然后把箭杆搭进“弩郭”，杆尾顶住弓弦。这时，正好一只斑鸠飞了过来，歇在相思树顶，他左手托着弓片，右手勾着“扳机”，用弓弩前端的“望山”瞄准斑鸠，手指将“扳机”扣动。

只听得“嗖”的一声，竹箭朝着斑鸠直射过去……

再听到“笃”的一声，竹箭钉在斑鸠脚下的树枝上，那斑鸠扑腾起翅膀飞走了。

“饭桶！笨蛋！”芝虎自己骂自己。

“不笨，不笨，”芝龙说，“第一箭射出这样的成绩已经够厉害了。”

“阿兄别夸我，这下你来吧。”芝虎说着，要把弓弩还给芝龙。

“不。”芝龙说，“你连续射它几箭，准能射中。”

芝虎喜出望外，抱拳道谢：“谢阿兄！”话音一落先把弓弩塞在芝龙手中，转身跑到相思树下，像猴子一般爬到树顶，细心地将那支竹箭拔了下来……

看到二弟上树拔箭，芝龙频频点头。

“这竹箭可不能白丢啊！”芝虎说。

就这样，兄弟俩在树林里继续寻找猎物……

芝虎第三箭射中一只鹌鹑时，高兴得又蹦又跳……

紧接着，芝龙也射中一只山鸡……

到了近午时分，两兄弟共猎得大鸟小鸟七只。

芝龙抬头看了看天色，准备收起弓弩：“二弟，时候不早了，该回去吃饭咯。”

芝虎跟着抬头望了望：“还不到中午，再打它两只吧。”

芝龙：“好，再打它两只……”

正说着，林间跳出一只肥滚滚的野兔，伸长着脖子四下张望。

芝龙和芝虎几乎同时发现，两人互递一下眼色，就原地不动，由芝龙拉开弓弩，搭上竹箭，静悄悄地等着。

那野兔看四周没什么异象，朝前跳了两步，低下头啃了几口林地上的青草；再跳前两步，又啃了几口青草；一步步靠近芝龙、芝虎藏身之处。待到这兔子进入射程内埋头啃草之际，芝龙托起弩身，瞄准野兔，果断地扣动扳机，一箭射中它的后腿。

中了箭的野兔啾的一声，蹦了起来，忍着痛转身就跑。

分明是到手的猎物，哪能让它逃掉？芝龙、芝虎立即拔起腿紧追。

两兄弟追出三四百步，那兔子渐渐支撑不住，一步一瘸地几乎跑不动了。

差十来步就追到啰！……忽听到前面树丛里有人在喊：“野兔，野兔！”紧接着，一个身穿衣靠、携弓带箭的人跳出树丛，一脚踩中那即将倒地的兔子，伸手揪住兔耳朵，将那野兔拎了起来。

两兄弟跑上前定睛一看，原来是村里的“大狗熊”，在他身后，还有四个提着朴刀的家丁。

这“大狗熊”是石井举人府上的大少爷，名叫郑大雄，论辈分乃郑芝龙的族兄。他祖父在嘉靖年间中了武举，官至游击，在平定倭寇时战死在福建南部的漳浦，是个大名鼎鼎的好汉。他父亲承袭官职后也还能忠于职守。郑大雄却背离祖训，不求上进，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娶妻纳妾、生男育女外，就是舞刀弄枪，横行乡里。芝龙、芝虎都曾因一点小事被他抓去鞭打过，至今愤恨难消，此时却在这树林里窄路相逢。

芝虎素来莽撞，见那兔子在他手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上前，一手将那野兔的脖子捏住，嚷道：“这兔子是我们打的。”

兴高采烈的郑大雄这时才看清来的是西亭角士表家的两兄弟。他嘿嘿地笑了两声，嘲弄地问：“这野兔是你们打的？”

“对。”芝虎理直气壮地指着兔子后腿上的竹箭，“这竹箭就是我们射的。”

郑大雄仔细一看，果然有一支尺把长的小箭插在那兔子的后腿上。“哼，”他晃了晃脑袋再问，“这竹箭是你们射的？”

这时，芝龙感到不能再平白退让，他跨前一步，把弓弩和箭袋亮在郑大雄面前：“你看。”